

血湖宝卷

目连行大孝，因母造孽深。

哀告如来佛，救母出狱门。

昔日目连行大孝，只因母亲造孽深。

哀告西天如来佛，救得母亲出狱门。

一座禅门八字开，水府龙神降临来。

红衣童子拦门坐，打弹张仙送子来。

两班善人齐声和，能消八难免三灾。

贞节淑德招财宝，无字三相免三灾。

两班善人要问我，小道弟子，这部《血湖宝卷》何处来？多亏唐僧昔年从西域佛国取过来，皇圣天子摆起銮驾忙迎接，我劝善弟子才敢沐手焚香请经开。

天留甘露佛留经，人留男女草留根。

天留甘露生万物，佛留经卷劝善人。

人留男女传后代，草留枯根等逢春。

开经开卷开无生，开天开地开佛门。

开开罗老祖家门两扇，大乘经典涌上来。

开经开卷，开动一部《血湖宝卷》。是经灭罪，是饭充饥，是话有音，是鸟有翎。宝卷要问可有皇皇登位？可有贤人出世？要有头有尾，有悲欢离合，方可算作一部圣卷。宝卷掀将过来——

唐朝僖宗皇皇登龙位，风调雨顺治乾坤。

僖宗皇登位之时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三日一风，五日一雨，大风吹不动杨柳，大雨笃不碎垡头；麦秀双穗，稻报九芽，地产灵芝，干戈歇息，太平之年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。

刀枪改作农用具，兵书改作劝世文。

文官执笔安天下，武官不要动刀兵。

大邦年年来进贡，小国岁岁贺明君。

江湖常常流活水，南北大路走行人。

四海渔翁献玛瑙，山中猎户进麒麟。

路上黄金无人要，夜不关门犬无声。

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
四方总不动，八方罢刀兵。

国正天星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
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白日休闲过，青春不再来。
树从根上起，花走叶里开。

三人共一百，七十古来稀。
莫待阎君请，及早念牟尼。

宝卷初开启，众等尽皈依。
念念无差别，句句发真奇。

父母不亲谁是亲，不敬爹娘敬何人。
敬父就是灵山佛，孝母就是活观音。
你敬父母十六两，后代儿孙重一斤。
不信但看檐头水，点点不错半毫分。

今日宣讲《血湖卷》，奉劝世人孝双亲。
血湖地狱万丈深，七重剑树两边分。
七重宝纲来盖顶，七重栏杆七重门。
二十四司排两岸，三十六案管冤魂。

有人参透血湖经，十八重地狱化灰尘。
血湖地狱，阴司幽冥，酆都一座枉死城。
破钱山上密层层，望乡台过又到寒冰地狱门。
碓磨地狱苦，活活上刀砧。
铁床并锯解，镬汤最难当。
铜柱烧骨肉，寒冰雪上霜。

奉劝两班善人，一者敬重天地三宝，参拜三光；二者持斋奉佛；三者报答皇皇水土，救济黎民；四者孝顺父母，乳哺劬劳，养育之恩；五者听师之言，休犯戒律；六者慈心甘受忍辱清静；七者持诵大乘经典，亲近善友；八者发菩提心，听师指训，常行布施斋僧，广种福田；九者广积阴功修行办道；十者听信因可，莫作恶孽。闻此十者，佛天护佑，增福延寿，上达莲花，连登宝座，不堕三途地狱之苦，永证不坏金身。

常修十善人增寿，广作十恶堕幽冥。
奉劝世人要修心，持斋吃素诵经文。
粗衣得暖遮身体，淡饭黄茅好充饥。
将高就低随时过，贫贱富贵有高低。
虽然不是神仙路，生死荣华福寿齐。
奉劝世人早回心，莫学英雄惹祸根。
霸王自刎乌江口，韩信屈死未央宫。
岳飞英勇遭谋害，关公死在战乱中。
奉劝世人早见前，莫待临危被罪愆。
张子房弃职归山去，昭伯皇帝弃江山。
范蠡辞职修办道，妙善公主上香山。
达摩不贪王宫乐，志公和尚度梁王。

轩辕皇帝修成正，真武辞别帝王基。
释迦本是皇太子，地藏弃位办修行。
圣贤都是凡夫做，为人何不早回心。

僖宗皇帝，历代君皇，思想怕无常。
不接王位舍弃江山，超出三界外，灵山伴法王。
历代先贤帝，弃位办修行。
皈依心不退，终究道自成。

众位：我国自古至今，有多少帝皇将相、文臣学士看破红尘，舍弃江山社稷，皈依佛门，修行办道，皆为生死罪孽、地狱之苦。何况尔等凡夫俗子，就是一块碧玉，隐在顽石之中。若不遇明师巧匠，开山凿石，琢磨成器，怎得出头？修行之人，需要明心见性，脱离生死罪孽，早登极乐世界。

赞叹蒙童正好修，如金似玉可全求。
金丹舍身全不坏，身乘七宝赴瀛洲。
七宝真山金不坏，八功德水玉池流。
九品莲台为宝座，十极高人第一筹。

赞叹世人正好修，夫妻双全胜意俦。
呼童使女骑骏马，爱子贪妻逞风流。
金银财宝陈粮谷，放些钱债在外头。
今生若能行善事，转世为人做公侯。

赞叹贫人正好修，家寒淡薄度春秋。
修福修善修来世，没得冤家祸场头。

前修今享福，富贵享荣华。
今生再修善，锦上又添花。
一段赞叹不必表，贤人出在哪个城？

且说有一贤人出在南都关西富贤村，姓傅名相，同缘刘氏，名叫青提，所生一子，名叫罗卜，乃金身罗汉转世，家中豪富不过，金银满库，米麦成仓，安童成对，使女成双，驴骡成群，牛羊成行。夫妻双双，说说讲讲，如同佛国天堂。

水旱良田千万顷，库内许多宝和珍。
出入安童骑骡马，扫地丫环耳戴金。
十库金来十库银，另有十库马蹄金。
别家没得他家有，借兑之时不回人。
不提他家多豪富，经中另表一段情。

再表灵山上小元祖师下凡，点化傅相长者修行办道。

小元祖师下凡尘，脚踏祥云就动身。
仙风一拂来得快，长者门到面前呈。

小元祖师，手执引磬木鱼一敲，口念：“龙奔沧海，僧奔善门，人来投人，鸟来投林，要求长者布施斋僧，斋僧我僧人。”傅相员外说：“僧人，你要斋化点底高？”僧人说：“我要化你一疋布，走东天拉到西天能长，好到灵山上叉长幡；还要化你一缸油，有东海龙潭能深，好

到灵山会上点琉璃灯；还要化你一个大馒头，有须弥山能大，好到灵山会上去斋僧！”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师父连连口内称。

“你要化我三件物，我要问你三不争。

我要你一把量天尺，量一量东天到西天有多长，才好买布做长幡；要你一把称山秤，称称须弥山有多重，好弄干面做馒头；还要你一张量海斗，量量东海龙潭有多少水，我好买豆来榨油，把你去点琉璃灯。”

祖师听见这一声，员外今且听原因。

“我今到此非为别，特来劝你办修行。”

傅相员外说：“僧人师父——

劝我修来我不修，三桩大事未曾丢。

“哪三桩大事？”“一，东庄要出一个败子，拿千百亩良田卖把我并丘；二，罗卜才七岁，未曾娶亲完备；三，我家前厅后楼，还未造好。

三件大事办完成，我跟师父去修行。”

祖师听过员外说，驾雾腾云转天门。

再表傅相员外打发安童，置办砖瓦木料，又到街坊请了六匠，回来起造前厅后楼，兴工动土。一月有余，到了上梁格好日，员外备好香烛纸马，荤盘火炮，糕粽供果，一切置办停当。木匠瓦匠，敬过菩萨前用酒浇梁说好。小师父手执酒壶，酒一浇就说好。

木龙木龙，你在山中。

你在山中长千年，主家请你做正梁。

今日就把楼房起，荣华富贵万万年。

酒浇木龙头，恭喜主家做诸侯。

酒浇木龙腰，恭喜主家做阁老。

酒浇木龙尾，主家做官清如水。

脚踏楼梯步步高，王母空中把手招。

请问王母招什么，招你主家早上朝。

小师傅拿把大斧，来正梁上振了三振：“一代富，二代富，三代富，恭喜主家接代富！”小师傅虽小，喜封赏了不少。老师傅见到喜钱多，拿把大斧也去说好，哪晓得年纪大了，嘴里没牙齿，说话不关风。老师傅拿大斧三振，也说：“一代破，二代破，三代破，代代破，恭喜老板接代破！”小元祖师来云端用手一指，大斧对下一忒，木匠心里一吓，不沾不搭，忒得傅相个脑搭，对下一困，气总不伸。

花红脑子流满地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红血淌来紫血流，上梁遇到祸场头。

木匠吓得来逃走，安童梅香没处溜。

丫环急急忙忙来到高厅，报与主母得知：“上梁格辰光，大斧对下一忒，忒在员外格脑门上。主母呀，不好了。”

刘氏听见这一声，晴天霹雳了不成。

当时晕倒尘埃地，心中躁死又还魂。

手挽罗卜朝前走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两个梅香来扶住，新楼早到面前呈。

看见员外死在地，连叫相公不绝声。

“相公，早晨忙了喜上梁，谁知片刻赴黄泉。

相公，丢下罗卜年纪轻，东西南北认不清。

租子账目何人管？内外事情哪当心？
老个老来小个，老老少少靠何人？
员外，慢慢走来慢慢行，等我苦命一同行。
在日与你同罗帐，死么同过鬼门关。
慢慢走来慢慢跑，等我同过奈河桥。”

梅香说：“主母，不要哭，人死不得复生，哭死不得还魂，赶快买棺入殓，放在高厅上面。”

头边点起一盏火，足头点起一盏灯。
傅相员外归地府，亮亮堂堂赴幽冥。
刘氏吩咐安童，忙请僧道回来，诵经礼忏，超度员外。
三尺麻布当门挂，母子总做守孝人。
不表傅相归地府，小元祖师下凡尘。

小元祖师一阵仙风，来到傅相员外家门口，木鱼一敲，口中就念：

“父母双全前生修，免得年轻扎白头。”
罗卜听见这一声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小元祖师说：“罗卜，这棺木里何人？”“我父亲。”“你盛碗饭来，铲碗菜来，等我来超度超度他。”

叫你修来你不修，千百亩良田可曾并丘？
罗卜可曾娶亲事，前厅后楼可曾修？
千大家当还嫌小，四块板里怎抬头？
“师父，你不要冷言冷语说不尽，扞我父亲脚后跟。
我今情愿修办道，跟随师父办前程。”
吃素就走今朝起，下次不开酒和荤。
倘然再吃荤和酒，永堕三途地狱门。
母子双双总吃素，愿心罚得海能深。

小元祖师说：“罗卜，你修行三载，往九华仙山寻访于我。罗卜，

你吃斋来我担忧，愁你吃素不到头。
半途之中开斋戒，连我功德一齐丢。”
“师父，我吃斋来只吃斋，别人劝我我不开。
船到江心把稳舵，哪怕狂风豁回来。”

初修行，学打坐，开工动土，
心莫慌，意莫乱，一片真心。
言要少，语要少，心中事少，
少贪眠，忙打坐，更须用功。
一坐下，先要你，万事不顾，
眼看字，字在心，对定真空。
珍珠帘，倒卷起，牙关紧闭，
微微的，三口气，阴转阳生。
正阳门，开一条，光明大道，
内元光，外元光，合做一光。
这便是，初修行，言语说破，
传与你，修行人，功上加功。

劝化罗卜修办道，祖师仍然上山林。

再说罗卜与母亲一商议，请六匠回来，把房屋改成庙宇。

房屋改成庙宇样，装金塑像受香烟。

大前门，小前门，重新改换，

正厅堂，改造成，九架翻厢。

两旁边，一长廊，改成十殿，

棋盘板，格子窗，拆下重装。

照楣上，要彩画，朱雀玄武，

屋脊上，换一双，对口金龙。

房屋改好了，还要塑佛装金。

山门口，塑起他，哼哈二将，

弥勒佛，护法尊，镇守山门。

正厅上，塑起他，三尊古佛，

弥陀佛，释迦佛，地藏能仁。

塑文殊，和普贤，二大圣相，

十八尊，金罗汉，亮亮锃锃。

塑十殿，众阎君，掌管生死，

有无常，和小鬼，出票拿人。

后厅上，塑东岳，酆都大帝，

有善才，和龙女，泛海观音。

安童梅香多释放，结草为庵办修行。

装金塑佛，安童梅香大都释放，只留几个，随身使用。

娘儿两个来念佛，昼夜加工办修行。

朝朝只念弥陀佛，夜夜诵读观世音。

朝也佛，夜也佛，时时念佛，

行也佛，坐也佛，佛不离身。

修行之人佛向前，朝不睡来夜不眠。

天天诵到黄昏后，金鸡一叫又起身。

春去夏来秋又到，残冬一过又逢春。

看看不觉三载整，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
罗卜说：“亲娘，人家是大人分仆，我家倒是仆分大人。”“孩儿，你是底高意思？”“母亲，三载之前，师父叫我往九华仙山去寻访与他。”刘氏说：“孩儿，你出门一要注意自己生活，饱暖冷饿要当心；二要决心修道，不可半途之中，开斋破戒。”罗卜说：“亲娘，你尽管放心！

我吃斋来只吃斋，别人劝我决不开。

决心只要自己定，天打雷惊也不开。

母亲，你来家也特别要当心。亲娘，

饮食起居要当心，早晚冷暖靠自身。

孩儿出门修办道，做不到端汤奉水人。”

“孩儿，你放心，如果不信，我罚个咒你听。孩儿，

吃素思量修成正，开斋思量罚愿心。

我吃斋来只吃斋，别人打骂也不开。

如果半途开斋戒，南牢拖到北牢来。

十八重地狱多受苦，来世只好投狗胎。”

罗卜拿家里现存的四百两金银，丢一半把母亲，叫金枝、玉叶两个丫环服侍母亲，自己带了二百两金银，和一个伶俐安童往九华仙山修道。

安童下跪忙施礼，罗卜拜母就动身。

路上行程几天整，到了杭州一座城。

罗卜到了杭州，说：“安童，这里气候温和，物产丰富，市场繁华，风光秀丽，你弄二百两金银做本钱，来这个地方，贩卖红花药草，丝线滚条，赚到钱自己生活，我如果打转带你家去。”

辞别安童急急奔，九华山到面前呈。

来到九华仙山，乃作四句偈文：

“我今来到九华山，一步一步往上蹒。

有本事走到山顶上，不成果不下山。”

罗卜来到山顶，寻到佛殿，参见地藏能仁，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有礼拜见。”地藏能仁说：“贤徒，你这遭出家修行，我帮你取个法名，不要再叫罗卜，听得清叫罗卜，听不清叫萝卜！”

地藏能仁号法名，目连尊者到如今。

地藏说：“贤徒，你到山下去栽三棵松树，等到松树报青，你要加功诵经，松树一活，你就成仙成佛。”

目连端坐九华山，昼夜加工办修行。

不表目连修办道，再表刘贾一个人。

刘贾便是刘氏格弟弟，目连格母舅。

他百样营生不会做，专做游头小光棍。

刘贾说：“多时不到姐姐家去了，望望姐姐外甥看，他们来家做底高？”

一路行程来得快，姐姐家门到面前呈。

刘贾抬头一望，哎呀，我多时不曾来，房屋总改作庙宇了。走进门，丫环连忙禀告刘氏太太，说：“舅太爷到了。”刘氏一听，经文落品，立将起身，“兄弟，多时不曾来了，请坐。”刘氏吩咐梅香，“赶紧替我烧茶。”刘贾说：“不要烧茶，我又不曾得干痲病。”“格哨点烧饭。”“也不要烧，我又不曾得饿痲病来。”“过嘛烧底高哩？”“姐姐，你晓得我格，沿小格脾气就是耕田不带鞭——就是喝。”刘氏说：“兄弟，

我家现在办修行，素茶素饭待远亲。”

刘贾说：“梅香，到我身边拿钱去打酒！”刘氏说：“不要，舅舅多时不曾来，当真还要你摸钱呀。”刘氏拿钱，叫丫环买了一瓶酒，烧了几样素菜。刘贾说：“姐姐，你为底高要烧香念佛，吃素修行？我看三钱买箍香，烧了满间三屋烟，熏了眼睛眨总不得眨。三钱打盅酒，倒还喝到好几口。”刘氏说：“兄弟，

豆腐生来四角齐，里无骨头外无皮。

吃得嘴里多滋味，免得阎君说是非。”

刘贾说：“姐姐，我说把你听，

一杯清酒碧白清，一块肥肉赛黄金。

吃到嘴里多滋味，何必做鬼罚愿心。”

刘贾一头喝酒，一头拿手指摆嘴里含。刘氏说：“兄弟，你格脾气才坏哩，能大个人，哪是细仆，还要喇手指头！”“不，姐姐，我对你家这些菜，总不大对胃口！

你家蘑菇烧香菌，还有山药烧面筋。

豆腐百页豆芽菜，还有菠菜炒金针。

吃到嘴里没得味，吃到肚里不安宁。”

刘氏说：“丫环，帮我买点肉家来。”“主母，摆哪里烧？”“摆它外头烧，大门外头挖个坑，探张锅子烧一顿。等我兄弟回家转，锅子敲了碎纷纷。”

刘贾说：“姐姐，你烧就烧，不烧就罢，也不要这个腔调。我你本是骨肉亲，难得一次上你门。烧顿肉总舍不得，拿我当作路边人。”

刘氏说：“梅香，你去帮我买肉，烧它一碗来，待我兄弟吃个够。”梅香买肉，烧好端到台上。刘贾说：“姐姐，屋里有个老鼠多大啊，它来杠捉猫姐！”刘氏不信。隔一刻儿，刘贾说：“姐姐，屋望里燕子来杠争窝！”刘氏抬头一望，刘贾捡块肉，对姐姐嘴里一塞，顺手走他项中哈个吱吱。刘氏一嚼一咽，肉到吃下去了。刘氏出口就骂：

“叫声兄弟你不该，无事端端上门来。你今作孽了不得，惹我老姐开了斋。”

刘贾说：“姐姐，这不算作孽，我说把你听，吃吃素来又开荤，无生老母请你做先生。你朝也修来夜也修，修到个尾子在后头。”

刘贾说：“姐姐，我家去了，随你修也好，不修也好。”不表刘贾回家转，再表刘氏作孽深。

刘氏见刘贾一走，依然还是去诵经，只觉得牙齿缝里有点东西卡住得，拿头上金钗一拨，原来是精肉屑子，放嘴里咂咂，越吃越香，“丫环，我们吃了干多时素，嘴里淡济济，只想吃点好东西，看来还是肉好吃，你替我到街坊买点肉家来。”丫环带了三百个钱来到街坊，心上一想：我不如趁机打点后手，拿百个钱，买点胭脂花粉，鞋面布。到肉店里：“买肉格！”“啊，你家不是吃素格？几年总不来挑我生意了。”“不错，今朝舅太爷来了，他个人吃，只买二百钱！”肉店老板一想：他家往常不吃肉，不晓肉卖底高价钱，又少斩点。丫环买肉到家一烧，也几年不曾有肉吃，馋不过，撑了灶边上，咸一块，淡一块，硬一块，烂一块，连三端到台上到没多少了。刘氏也不曾吃得惬意，“丫环，再去买！”丫环这下子带六百个钱，来到肉案子上，“买肉啊！”“啊，才买格，到吃下去啦？不对，莫非刘氏开斋破戒，肉卖把她，还作了我格孽，不卖。”丫环家去一说，刘氏说：“不要紧，到乡下买条猪，家来吃惬意了。”哪晓猪子买到家，没得哪个会杀。刘氏说：“梅香，拿根绳子来，场心里钉个桩，把猪子对桩上一系。”那六月炎天，猪子晒了来杠哼气。“丫环，猪子口干，烧点盐开水，把它过过口。”哪晓越吃越口干，“家里还有酱油哩，猪子晒煞得，拿起来一剥，肉嘛一镬，吃到嘴里特别有滋味。丫环，据说羊肉比猪肉好吃。”第二天，又买条羊子家来也用这个方法。刘氏叫丫环拿羊子咥了团团转。刘氏撑杠看，如果不跑，背住得揪毛。

晒杀猪子腌杀羊，造下孽障大如天。
猪羊吃了无其数，骨头堆在后门前。
东家一只焦黄狗，朝夜常来吃骨头。
刘氏心中想一计，拿它肉来做馒头。

刘氏说：“丫环，狗子来偷骨头倒小事，衔了出去，人家看见了要说我开斋破戒。”这遭弄绳子做个白凿扣，拿狗子收杀得，再烧狗肉吃。

狗肉馒头去斋僧，孽障造下海能深。
刘氏吃得醉醺醺，忽然思量诵经文。
刘氏将言说，梅香听原因。

替我点灯火，等我诵经文。

刘氏来到佛堂，看见十八罗汉，说：“梅香，帮我数数罗汉可曾少啦得？”一二三四五，就把罗汉数，数到毗嘴罗汉，“梅香弄门杠来打，他笑我老娘开斋。”数到狼头板脸格罗汉，又说：“梅香替我弄棍子打，他恨我老娘开斋破戒！”

罗汉不曾数得清，十八尊罗汉打了碎纷纷。

便叫梅香忙动手，打碎罗汉对外畚。

朝也畚来夜也畚，后门堆个大土墩。

大菩萨劈得烧饭吃，小菩萨劈得煨茶吞。

矮子罗汉当凳坐，高子罗汉倒撑门。

纸画观音剪鞋样，孽障作下海能深。

不表刘氏多作孽，再表目连办修行。

九华仙山修三载，功德修下比海深。

目连说：“师父，我虽在此名山修道，却朝朝夜夜想念母亲，不知她来家道心果坚，身体如何？”

一日离家一日香，好像孤雁落荒田。

虽然此处风景好，怎比母亲蜜能甜。

地藏能仁说：“贤徒，你母亲在家已作孽无比，造罪如山，你要是回家，母亲便要归阴。”目连说：“师傅，我也只有早日回家，才能见她，要是迟了，可能就见不到面。”师傅说：“贤徒，你真要回去，我赐你钻天帽一顶、腾云鞋一双、禅杖一根、摩诃钵一个、袈裟一件、明珠一颗。”

目连尊者下山林，拜拜师父就动身。

口念弥陀朝前走，自己门到面前呈。

梅香说：“主母，你家罗卜官人家来了。”刘氏一听，慌慌忙忙就上佛堂，“梅香，我格木鱼呢？”梅香横寻竖寻，寻到木鱼忒得墙脚下，已经烂掉半个了。“不问它，拿来敲！”

手敲木鱼嘴念经，阿弥陀佛观世音。

目连一进门，口叫，“亲娘！”不做声。“亲娘！”不做声。目连抬头一望，“哎呀，庙里格金身罗汉怎没得够？”刘氏说：不要提，

六月里来暖洋洋，罗汉出去乘风凉。

不料西天暴头雨，罗汉笃得粉消湮。

目连说：“亲娘，你来家可曾开斋破戒？”“不曾，你如不信，我罚个咒你听听。孩儿，

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神明晓得，

瞒孩儿，开斋戒，永堕狗胎。”

哪晓目连尊者有护法韦驮随身格，韦驮用降魔杵一隔，刘氏对地下一倒，当时七孔流血，呜呼哀哉，一命归阴。

刘氏跌倒尘埃地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三魂渺渺归地府，七魄茫茫见阎君。

目连当时来看见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亲娘：你只说赌咒不作准，谁知遇到恶时辰。

回来未说三两句，母亲跌死地埃尘。

且说鬼使拿刘氏真魂捉到阴司地府。阎君说：“她在阳日三间，作孽无比，替我打入枉死城中，阿鼻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！”再说目连连忙请人买棺入殓，自己披麻戴孝，闷闷不乐。

头边点起一盏火，足头点起一盏灯。

等我母亲归地府，亮亮堂堂赴幽冥。

目连设立灵堂，来家守孝，一二三四五，到第六天，目连说天数多了，魂走远了，这遭盛碗饭，端碗菜供供母亲，所以至到如今，头七背七烧，头七只有六天。目连带了随身宝物，就往阴曹地府，去寻访母亲。

不表目连去寻母，再表刘氏赴幽冥。

只见刀山如春笋，又见滚汤煮罪人。

寒冰地狱多清冷，碓磨地狱碎纷纷。

奈河桥上蛇狗咬，血湖池中浪千层。

破肚漕肠多害怕，拔舌地狱血淋淋。

铜墙铁壁烽烟起，锯解地狱两分身。

刘氏游过地狱，被打入枉死城中，阿鼻地狱，然后再到血湖池中受苦。

不表刘氏身受苦，再表目连寻母亲。

目连头戴钻天帽，脚穿腾云鞋，手拿禅杖摩诃钵，身穿袈裟，仙风一拂，来到阴曹地府。

一阵仙风来得快，森罗宝殿面前呈。

目连寻母到一殿君，秦广王他掌管刀山地狱门。

脚在刀上走，破肚又穿心。

目连寻母二殿君，初江王他掌管镬汤地狱门。

小鬼忙烧火，汤锅煮罪人。

目连寻母到三殿君，宋帝王他掌管寒冰地狱门。

头顶冰来脚踏雪，小鬼冷水又浇身。

目连寻母到四殿君，伍官王他掌管拔舌地狱门。

阳日三间说了谎，阴司地府拔舌根。

目连寻母到五殿君，阎罗王他掌管奈河血湖地狱门。

奈河桥上男子汉，血湖池中女妇人。

目连寻母到六殿君，变成王他掌管变成地狱门。

阳日三间赖人债，披毛戴角去还人。

目连寻母到七殿君，泰山王他掌管碓磨地狱门。

碓臼舂了粉粉碎，磨子眼里竖直心。

目连寻母到八殿君，平等王他掌管锯解地狱门。

阳间做事不平心，阴司锯解两分身。

目连寻母到九殿君，都市王他掌管铜柱地狱门。

铁索来锁起，钢炭火又来熏。

目连寻母到十殿君，转轮王他掌管黑暗地狱门。

你来阳间不行善，胎卵湿化去投生。

目连尊者到幽冥，重重地狱看分明。

一到十殿都寻到，未见母亲一个人。

目连寻不到生身母，回到灵山问世尊。

“师父在上，我回家，仅见母一面，她抵赖不曾开斋破戒，当即倒地，死于尘埃。我买棺入殓，守孝六天，即赴阴曹，每一殿总寻到，不曾看见我生身老母。师父，

我看见罪鬼多多少，未见母亲一个人。

我如不把亲娘救，枉做修行办道人。
地藏不免将言说，贤徒今且听原因。
你母只因作孽深，阿鼻地狱受苦辛。
十八重地狱无地份，打入地狱十九层。
枉死城中刘氏女，定然就是你母亲。
汝州城中追阳县，有座血湖尽女人。

目连尊者，拜拜师父，即便而去。

目连足下就腾云，地狱里面寻母亲。
身穿袈裟佛家宝，明珠锡杖手中存。
明珠照见天堂路，锡杖振开地狱门。
前面来到追阳县，一座血湖好惊人。
昔日目连游地狱，称念地藏血湖经。
斋主孝男孝女点香烛，端身正坐听经文。

一千女子遭磨难，八百个妇人受苦辛。
血湖浩大深万丈，罪鬼啼哭泪纷纷。

目连口称：“善哉善哉。”走向前来，“请问狱主，此血湖有多大？”

阔有七七四十九丈阔，深有七七四十九丈深。

血湖池中浪涛千尺，尽是血水，大风吹起来映天而红，妇女坐在血湖池中，随浪飘浮，大风一来，一浪吹到东面，一浪逐到西面。

饥来只好吃血饼，饿来血水度朝昏。

妇女坐在血湖池中悲泪啼哭，叹息在生之时，生男育女，吃尽千辛万苦，谁知死后又堕在血湖池中，过去生男育女格辰光，着了多少急，受了多少气，困过多少湿尿席。还有个妇人说：“我又不曾生养，为何要坐血湖？”狱主说：“这是你在阳日三间，月经来了，用水洗荡满地，随便乱到，触犯天地，水府龙神，造下孽障，所以也要受血湖之苦！”

污水倒了河里去，分水龙王分不清。

善人拿它敬神明，孽障作得海能深。

众位：何谓叫女子？何谓叫妇人？不曾生育格叫女子，生了男女格叫妇人。

一众妇人悲啼哭，思量男女更伤心。

相公，从我嫁到你家门，男花女花不曾生。

公婆大人要怨恨，总说绝得你家香烟后代根。

生到三男并四女，今朝来血湖受苦辛。

目连说：“狱主，可有底高办法来消除血湖格罪孽？”狱主说：“有格。阳间做血湖会，啐《血湖经》，拜血湖忏，均可消除罪孽。”目连又问：“狱主，这血湖有浅有深，是何道理？”“啊，这要论在阳间，生男育女，多少而定。一胎两胎摔到股拐，三胎四胎，摔到膝盖，五胎六胎，摔到奶奶，七胎八胎摔到胸怀，九胎十胎，没顶之灾，只有头发梢子来杠飘。”有个罪鬼，血水摔到颈项，风浪一来，头总沉下去，浪一过，头再冒出来，哭声丈夫：

“从我嫁到你家门，男花女花不曾生。

公婆大人要怨恨，总说绝得后代根。

早知今日轮回苦，何必当初要子孙。

相公，我当初有孕在其身，瞒了大家不做声。

公婆面前不去说，丈夫你也不知闻。

我是长房为大媳，姑娘小叔挤我身。
 总说我害懒王病，怕到田里做营生。
 头一到，步先行，早晏不得，
 一眼里，一支钉，寸步难行。
 一月怀孕一月初，二月怀孕道如何。
 三月怀孕成血饼，四月怀孕四肢生。
 孩儿腹内长四肢，母亲就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 五月怀孕生五腑，六月怀孕长六根。
 七月怀孕生七窍，八月怀孕长成人。
 九月怀孕都长满，十月怀孕要分身。
 一阵痛来痛个狠，二阵痛来痛个昏。
 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牙根骨咬了紧腾腾。
 欲要上天无路，欲要入地无门。
 好比棺材盖子上打过滚，鬼门关上转还魂。
 三阵痛过胞浆破，腹中生下小姣生。
 儿落地，母昏迷，脐带割断，
 连娘心，搭娘肺，痛得伤心。
 包包扎扎当作金和宝，慢慢抚养长成人。

生到男女，有了香烟后代，当作怀中之宝，掌上之珍。

驮到东来抱到西，父母越看越稀奇。

七坐八爬，九月出牙。

七坐八爬九登登，打过登登立起身。
 独自走来独自行，父母笑了肚里疼。
 或河边，或井边，时时叫喊，
 或鸡啼，或狗咬，处处当心。
 或是冷，或是暖，常把衣换，
 有伤风，并咳嗽，延医求神。
 一周两岁娘怀里睡，三周四岁离娘身。
 五周六岁知分晓，七岁思量读书文。
 男到七岁把书读，女到十岁学指针。
 上东庄，去读书，高桥难走，
 上西庄，去读书，洼坝难行。
 上南庄，去读书，恶狗要咬，
 上北庄，去读书，又不放心。
 要得官官来识字，最好家中请先生。

先生请到家，不好随粥便饭，要为他鱼肉炖蛋，孩子身上不能穿了破破烂烂，还要做衣做裳。

公要馄饨婆要面，书房先生要茶吞。
 纸笔黑墨父亲买，四季衣服母当心。
 长到十五六岁整，亲朋邻友做媒人。
 忙忙碌碌来过礼，闹闹热热娶过门。
 娶到人家贤良女，孝顺公婆二大人。

娶到人家不贤女，气坏堂前二双亲。
孩儿，我那时来到你家门，家中生活多贫困。
未曾过到三两载，公婆分出我两个人。
可怜家里粮么没一升，草么没一根，粃子没半升，
碗筷总从头掙，三天吃六顿。
咬口生姜喝口醋，苦辣酸甜过光阴。
好格空把孩儿吃，丑格总是为娘吞。
孩儿，你来阳日三间享洪福，哪晓为娘受苦辛。
孩儿，你到五七三十五天整，多请僧人共道人，
替我拜个血湖忏，等我罪孽好减轻。”

喊喊儿子，不见答应。还有个罪鬼说：“我家总养格丫头，我来喊喊她们看。小姐——
为你沿小长成人，我苦头吃得海能深。
等你长到十岁整，教你学得做指针。
起了多少早五更，坐了多少深黄昏。
挑一针来拔一针，总望你学得长成人。

要说不等你学，回头横针不会挡，竖针不会连，补格补丁，欠了丈夫肩兜上，人家又要骂。

骂么不骂别一个，总骂我累堆邈遏懒惰娘。
长到十五六岁整，多亏亲友做媒人。
有了门当并户对，女儿就是别家人。
为了你，要装新，我省吃省用聚资金。
哪怕四两黄棉花，坐夜也要纺成纱。
为了陪口夏布帐，起早坐夜捻苎麻。
你出嫁，为件衣裳不称心，叽三咕四不绝声。
瞒你父亲重去买，暗里替你做衣襟。
就是你父来晓得，我总将言劝他听。
女儿出嫁是大事，为了儿女莫要争。
你父听到我一说，揉揉肚子不做声。
女儿，等你生了男和女，为娘更加要担心。
悠篮合子忙一套，探毛衫来做衣襟。
还有四时并八节，糕团粽子花手巾。
为了等你有场面，忙坏父母也甘心。
小姐，我现在来血湖池中遭磨难，你可有一点孝顺心？
小姐，你到六七四十二天整，请班僧人或道人。
哪怕念个出狱经，超度你生身老母亲。”

又有一个罪鬼说：“你们——

喊喊儿子不见面，喊喊女儿不近身。
儿子女儿喊不到，我来喊喊丈夫身。
相公呀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百夜夫妻海能深。
指望夫妻同到老，谁知棒打鸳鸯两离分。
恩爱夫妻难见面，只隔无情板一层。
恩夫呀，你来阳间享洪福，可晓我来血湖池中受苦辛。

相公呀，你到五七三十五天整，多请僧人共道人。

高厅上面设斋醮，超度你妻子一个人。”

喊喊丈夫，又喊不到，想想当时，生男育女，苦了伤心。

斋主家孝男孝女莫忘记，孝敬父母二双亲。

提起生男育女，苦楚多端，四季之内，各有不同。

春天养儿春风动，天天总起东南风。

抱被裹了紧同同，恐怕吹坏嫩毛孔。

大门关了挡风雨，身边还把火来烘。

神鬼还怕春三月，哪有钱吃药请郎中。

春天养儿春天苦，夏天养儿更伤心。

六月里来暖炎炎，元麦晒了摺子上。

听见一声雷阵响，姑娘小叔不见面。

我只好，左手拿簸箕，又弄箩来摘。

忙把麦子来收好，再喂孩儿吃奶浆。

夜上更加热烘天，娘抱孩儿去乘凉。

将儿丢在凉席上，抓把青草做蚊烟。

恐怕蚊虫来叮咬，手拿芭蕉扇子搨。

蚊子，宁可吸我千口血，莫叮我儿嫩毛孔。

夏天养儿夏天苦，秋天养儿更伤心。

秋天养儿起秋风，我来田里做苦工。

一天活计做到夜，才有工夫抱孩童。

八月初一雁门开，田里活计忙起来。

你来悠篮里哭哀哀，姑娘拿我对家喊。

丢下活计回头做，敞怀露胸就家来。

热奶奶要吃坏，风口头一转再家来。

相了中饭没空吃，先等孩儿吃饱奶。

秋天养儿秋天苦，冬天养儿更伤心。

冬天养儿苦伤心，西北风一响发冷性。

孩儿放了床上困，母亲忙了坐黄昏。

棉车弯里端然坐，天天摇到二三更。

冤家一醒床上哭，急急忙忙进房门。

脱脱衣服带儿睡，被窝里喂奶打寒噤。

一双冷脚娘身上搁，一双冷手摸娘胸。

左边撒湿不肯睡，放到右边去安身。

右边撒湿不肯困，怀抱我儿到天明。

数九寒天过残冬，天天总起西北风。

河里冻了紧同同，要洗尿布打冰冻。

两手冻了红通通，十指冻了连心痛。

为了男女两个字，千辛万苦在其中。

我在血湖遭磨难，你们果替到二三分。

丈夫和男女喊不到，只见猫犬报主恩。

忽见一只黄犬，一只花猫，来到血湖池里，喝了几口血水，又用身子洗个澡，身上血水

“吸”了不少，跳上去，抖抖身上格毛衣，再下去，

血湖里连打几个滚，血水当时浅三分。

奉劝经堂众善人，不要毒棒毒棍打中牲。

中牲好度人难度，若度中牲莫度人。

“哎呀，这个猫儿、狗子，像我家原来养格。”“不错，当时你养我不丑，吃过你家多少好东西，今朝来报答与你。”

猫犬晓得报恩典，为人怎好没孝心。

目连说：“这些猫犬还晓得报主恩情，吃了一口少了一口，吃了一分少了一分。我家母亲也养了我，我也来帮母亲喝拉几口血水。”

吃了一口少一口，报报生身养育恩。

且说一众女妇人，坐在血湖池中，耳听谯楼更鼓一敲，好不心焦，鼓打一更，哭到一更，鼓打二更，哭到二更……

耳听谯楼更鼓响，罪人来血湖哭五更。

一更里，痛悲伤，血湖苦楚多艰难。

生男育女关，何人来替还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进湖容易出湖难。

二更里，好凄惶，思想男女泪千行。

鬼使来拷打，浑身鲜血淌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为了男女苦难当。

三更里，痛伤悲，血湖池中冷风吹。

饥饿吃血水，男女来哪块？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哪个能免亲娘罪。

四更里，痛伤心，抛儿弃女赴幽冥。

血湖池中苦，男女怎知闻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怎不及早办修行。

五更里，泪汪汪，双膝跪下告阎王。

伏望慈悲主，判我早生方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真心参拜法中王。

女子血湖哭五更，目连听见好伤心。

母亲带我十个月，我要报母亲十重恩。

斋主家孝男孝女忙礼拜，报报母亲十重恩。

最高头顶天，最亲爹和娘。

观音舍手眼，救母是目连。

报母亲，一重恩，生男育女，

带孩子，十个月，昼夜辛劳。

临产时，腹中痛，犹如刀绞，

鬼门关，打个转，死去还魂。

报母亲，二重恩，抚养长大，

吃娘乳，带在身，耗费精神。

或是冷，或是暖，时常调换，

有伤风，并咳嗽，求医求神。

报母亲，三重恩，洗尿洗屎，
数九天，水冰冻，十指连心。
六月天，多炎热，蚊虫叮咬，
把儿女，带身边，甘受熬煎。
报母亲，四重恩，儿吃娘伴，
儿吃甜，母吃苦，样样相依。
买多少，好东西，带把儿吃，
而自己，多省俭，淡饭粗衣。
报母亲，五重恩，学言学语，
会叫母，会叫父，喜得开心。
说多少，乖巧话，讨好母亲，
引亲娘，心欢喜，掌上明珠。
报母亲，六重恩，仔细思念，
乳哺期，三年整，昼夜操心。
母脸上，改容颜，渐渐憔悴，
娘为儿，长成人，自己干枯。
报母亲，七重恩，牵肠挂肚，
儿出门，母思念，时刻当心。
冷穿衣，饥吃饭，叮咛嘱咐，
望儿女，保平安，不受饥馑。
报母亲，八重恩，成人长大，
教孩儿，莫戏耍，切勿贪花。
家务事，母操劳，望儿接替，
谁知晓，听妻言，母亲伤心。
报母亲，九重恩，不肯修善，
为女男，造下了，罪孽无边。
孽贯满，寿延终，魂归地府，
见阎君，无话说，有口难分。
报母亲，十重恩，苦无碑记，
大限到，双流泪，离别亲人。
唤男女，唤丈夫，一个不见，
有谁能，为自己，灭罪消愆。

且说一众女妇人在血湖池中悲泪啼哭，披头散发，长枷手铐。目连说：“狱主，此狱为何没得男子？”狱主答曰：“这些女妇人，在阳日三间，生男育女，产后未曾满月，到佛堂触犯三宝，到厨房触犯灶神，到门外触犯三光，到河边触犯河神。”

狱主又乃将言说，目连尊者听原因。
不关男子身上事，尽是阎浮女妇人。
生产血水流满地，触犯天神与地神。
未曾满月堂前去，触犯家堂罪不轻。
未曾满月厨房去，触犯东厨灶王神。
未曾满月门外去，触犯三光日月星。
未曾满月河边去，触犯水府众龙神。

又将不净衣裳晒，触犯虚空过往神。
空中神明记名字，善恶簿上写分明。
等到百年临终后，勾到阴司定罪名。

目连听说，大放悲声，捶胸顿足，哽咽难言。又想到这些女子生产之时，若是孝顺男女，容易而生，有些忤逆之子，三朝五日在娘腹内，如刀割肠，百骨疼痛难熬，千生万死，魂飞天外，血流满地，想我母亲，如此一般，将何报答养育之恩？

目连看见血池苦，如何报答养育恩。

有目连，眼看见，血湖苦楚，
手捶胸，双足蹬，大放悲声。
手拿着，锡禅杖，号啕痛哭，
想亲娘，心中苦，眼泪纷纷。
想亲娘，怀胎我，十个月整，
在腹内，多负我，亲娘辛勤。
在母亲，怀胎内，吃娘血水，
母呼吸，儿呼吸，夺娘精神。
十个月，将满足，临时分娩，
剜娘肚，抓娘肺，摘娘心肝。
孝顺儿，容易生，时间尚短，
忤逆儿，多难产，疼痛伤心。
儿落地，母昏迷，魂飞天外，
若是娘，命归阴，就见阎君。
娘如醒，急慌忙，伸手摸子，
若是男，不是女，意内欢欣。
母子们，团圆了，心中欢喜，
倘若是，短命儿，母子分离。
儿落地，母将刀，割断脐带，
此脐带，通我娘，腹内心肝。
我母亲，心如同，莲花开放，
儿脐带，通娘心，五气精神。
有五气，和真精，丹田受纳，
上为性，下为命，宝瓶宫中。
抚养我，两周三，四五六岁，
叫我娘，受尽了，万苦千辛。
左边湿，我娘睡，尿湿床席，
右边干，将孩儿，放好安身。
两边湿，不肯睡，啼哭叫喊，
将孩儿，抱身上，直到天明。
养孩儿，总为了，临终养老，
却不想，我亲娘，反堕幽冥。
众女人，在血湖，同受此苦。
劝大众，将功德，报母深恩。

目连哭罢，两泪汪汪，如同刀割肠。父母养育，劬劳难当。人皆如此，岂不思量，回头来

救母，度出往西方。

目连真难过，内心好悲伤。

生我皮肉体，教母受灾殃。

目连哭罢，想我亲娘，也是如此，死后身坐血湖，何时才能出离苦海？目连请问狱主：“如何才能报答养育之恩？忏除血湖之罪？”狱主说：“一者印经造象，修桥补路；二者斋僧布施，济老怜贫；三者持斋吃素，莫杀生灵；四者请佛头演唱《血湖宝卷》，请僧道持诵《血湖真经》；五者孝顺父母，诚心礼拜如来、观音，方能忏除血湖之苦，以报父母养育之恩。”

父母养育恩难报，持斋吃素报娘恩。

见血湖，众女人，多遭重罪，

在血池，吃血水，苦痛难言。

在池中，受饥饿，口吞血水，

翻过来，调过去，万死千生。

有亲男，和嫡女，谁人替我？

谁知道，为娘的，受苦遭刑。

孝顺儿，持斋戒，哀求忏悔，

有母亲，在血池，便得超升。

忤逆儿，杀生灵，灵前祭献，

地狱中，又将母，添罪加刑。

狱主说，世间人，不知道理，

你要杀，这生灵，你是何人。

他是你，祖公婆，先亡转世，

因造孽，不得出，脱化四生。

佛祖说，世上人，聪明男女，

持斋戒，礼血盆，奉诵经文。

拜灵山，如来佛，菩萨宝塔，

忏悔娘，血湖罪，才得超升。

奉劝你，世间人，孝男贤女，

地府里，阎罗王，喜得经文。

舍资财，做佛事，功课圆满，

血湖池，众女人，尽得超升。

报答父母，养育之恩，请师奉诵大乘经文。

五千零四十八卷真经，如来忏悔，救得冤魂。

若能行善事，救母出苦沦。

经文勤持诵，罪孽尽消除。

阳间求忏悔，阴司作赦书。

目连听见这一声，脚踏祥云就动身。

仙风一拂来得快，灵山上问世尊。

目连来到灵山，绕佛三迎，求如来四拜长跪，合掌当胸，上告世尊，“血湖池中，众女人受苦，伏望佛祖慈悲救度我母出离苦海。”佛开金口：“汝听吾言，你到阳间，择于七月十五

日纠集中元令节盂兰大会,礼请高僧明心见性,五戒精严持诵《秘密真经》一藏,孝顺父母,坚持斋戒,礼拜世尊宝塔忏悔血湖地狱,一众女人,尽得升天。”目连听说,心中欢喜,就于圣前纠集血湖胜会,礼请八方僧人,又请四金刚八菩萨,五百尊罗汉,敲法鼓,击法钟,演诵大乘经典,持诵秘密神咒,勤修宝忏,焚起五方真香,忏悔三世父母十恶之罪,祈求现在父母增福延寿,过去父母早生天界,未来父母,早持降生,血池化成白玉,十八地狱俱化成天堂,血池中女人尽离苦海,超生天界,快乐逍遥。

目连哀告如来佛,忏悔母亲出狱门。

有了佛祖亲敕旨,地狱提拔母亲身。

有目连,到佛前,哀求忏悔,
绕三迎,礼四拜,合掌当胸。
告世尊,可怜我,生身父母,
我情愿,替父母,身受苦刑。
想母亲,生我时,怀胎十月,
抚养我,乳三年,昼夜辛勤。
想亲娘,不得见,如同刀绞,
手捶胸,头撞地,眼泪纷纷。
实指望,与亲娘,一同到老,
谁知道,母去世,身堕幽冥。
父先亡,母后死,丢儿幼小,
丢姣儿,无着落,苦痛伤心。
不知南,不知北,东西不晓,
又无亲,又无故,独自单身。
我如今,求佛祖,菩萨作证,
诸佛祖,和圣像,贤圣金刚。
请高僧,与净道,五百罗汉,
明真性,持斋戒,忏悔超升。
忏悔亲娘,乳三年,劳心费力,
忏悔母亲,生长我,抚养成人。
忏悔亲娘,未满月,触犯三宝,
忏悔母亲,洗尿布,触犯河神。
忏悔亲娘,将不净,衣服晒挂,
忏悔母亲,行不便,触犯三光。
忏悔亲娘,数九天,打开冰冻,
忏悔母亲,身受苦,去洗衣襟。
忏悔亲娘,娘吃苦,儿吃甜味,
忏悔母亲,为儿女,身卧尿坑。
忏悔亲娘,儿有病,心常忧虑,
忏悔母亲,惜姣儿,恐受风惊。
忏悔亲娘,为孩儿,牵肠挂肚,
忏悔母亲,为姣儿,割肉剜心。
忏悔亲娘,在生时,养蚕煮茧,

忤母亲，抽长丝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将滚汤，泼在地上，
忤母亲，烫诸虫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杀生灵，飞禽走兽，
忤母亲，宰猪羊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在生时，诽谤佛法，
忤母亲，毁经文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在生时，开斋破戒，
忤母亲，犯戒律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使机关，大斗小秤，
忤母亲，瞒昧人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抛米面，作践五谷，
忤母亲，造酒酱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骂三光，怨天恨地，
忤母亲，呵风雨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说谎言，白日诅咒，
忤母亲，出诳言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在血池，产难之苦，
忤母亲，在镬汤，罪孽消除。
忤亲娘，在地狱，化为极乐，
忤母亲，在铁床，化作莲台。
忤亲娘，在火盆，化为净土，
忤母亲，在铁围，化作天堂。
忤亲娘，在饿鬼，早得甘露，
忤母亲，在油锅，化作凉池。
忤亲娘，在枉城，化作天界，
忤母亲，脱狗胎，早得超升。
忤亲娘，若现在，增福延寿，
忤母亲，若过去，早得超升。
忤亲娘，若未来，也登佛国，
忤母亲，在血湖，早得超升。
忤亲娘，十恶罪，都能赦尽，
忤母亲，共众人，同升天堂。
忤亲娘，十八狱，化为天界，
忤母亲，三十三，天上之天。

十阎君，齐合掌，听佛法令，
有牛头，和马面，听忤经文。
有狱主，和鬼使，听闻佛法，
将地狱，和血池，敕放冤魂。
众女人，在血湖，总升天界，
亏目连，请诸佛，忤破狱门。

目连为母报深恩,跪拜忤破地狱门。

斋主为母报重恩,也来忤悔地狱门。

斋主家孝男孝女到佛前喝了三口苏木水,也算报母养育恩。

喝了一口少一口,喝了一分浅一分。

苏木水喝得干干净,罪孽没得半毫分。

破血湖偈言:

法界圣凡,冥阳斋檀,所奉如来,宣说破血湖偈言,唵啰帝,娑婆诃,右具真言狱偈,须下地狱,主者奉如来敕令,速开东门刀山,南门火坑,西门金刚,北门寒冰,中央奈河,血湖,普放×××一位善人,出离地狱,都仗佛光,万罪消除,千灾殄灭,永保长生,全仗一日功勋,四时康泰,信受奉行。破赦!

三星惶惶,原始开光。

有罪无罪,赦出此方。

敕破血湖消罪愆,拜拜菩萨总起身。

目连尊者向前来,十八层地狱处处开。

手执锡杖振三振,振开酆都铁围城。

妇人造罪雪山高,不求忤悔怎得消。

一忤阎君消罪簿,二忤孽障尽消除。

三忤冤家都消散,四忤罪孽化灰尘。

五忤五星来送福,六忤清净六根深。

七忤玲珑并七窍,八忤八难免三灾。

九忤身心常不乱,十忤灵光坐宝台。

忤悔忤到中心处,仰求诸佛作证盟。

十殿阎君忙迎接,尊者到此为何因。

目连即便回言答,为报母亲养育恩。

阎君当时来指路,阿鼻地狱寻母亲。

目连一听朝前走,找到孤凄一座城。

手执锡杖振一振,振开铁围一座城。

一众罪鬼来逃走,九洲四海去投生。

一众罪鬼逃到阳间,总去投胎,当时多少地方,只要是女人,总身有怀孕,十来岁格丫头,不曾结婚,也有怀孕,七八十岁格老奶奶,也有带身上,还有一些罪鬼,来不及投人,就投了猪羊猫犬,驴骡牛马。再表阴司地府:

酆都大帝慌张了,何人偷开地狱门。

两旁鬼使来禀告,目连救母敲城门。

开门寻母非小可,放走百万罪鬼魂。

酆都大帝忙奏本,奏与玉主得知闻。

丢下此话不必表,再表目连救母亲。

目连敲破地狱,寻到了母亲,将她背在背上,来到荒郊。母亲说:“孩儿,我现在腹中饥饿,快去化点斋饭来。”目连前去化斋,母亲见到人家田里长了萝卜,跑去就拔得吃,目连一见,“亲娘,你又作得孽哇。人家落种望收,你到人家田里偷。”目连急得没法,就拿手指头咬

断了一索，对泥肚里一插，喝声道“长”，长了一根红萝卜。

两班善人不相信，红萝卜留下到如今。

目连把母亲驮到脱身台上，到老虎皮上打个滚——变成一个四不象。

不像狮子不象狗，不像麒麟不像吼。

不像老虎不象人，就是目连老母亲。

不表刘氏将身变，再表目连去投生。

大反残唐遭杀劫，回收百万罪鬼魂。

黄巢长大成人身为猛将，招收兵马，大反残唐，黄巢杀人八十万，在劫者难逃。有个促狭罪鬼，他深知自己有罪，他转世后，就到庙里做和尚，此人姓杨，法名了空。杨和尚当时和黄巢结拜为义兄，两人相好。哪晓玉旨一到，要拿杨和尚开头刀，并定于五月初五日午时开刀。到了端午，杨和尚自己也有数，便把黄巢请来，共度端阳佳节，黄巢观看玉旨，说：“杨和尚，你名在劫，不要蹲我手脚身边，恐有不慎。”杨和尚说：“好格，我暂且一避，只要过了午时三刻就没事了。”杨和尚出门，庙门外有棵古老杨树，中间总蛀空了，杨和尚便对下一躲。哪晓到了午时，黄巢手执钢刀离庙而去，他跑到庙门口，看见一棵杨树，他说和尚姓杨，此木名杨，我不杀他人，对杨树杀一刀也就算了。刀对树上一砍，杨和尚格头抛出去多远。

黄巢杀人八十万，在劫之数难逃生。

黄巢劫满寻自刎，地府缴旨见阎君。

地藏能仁查簿点，还少鬼魂几万名。

十殿阎罗来算账，还有罪鬼投畜牲。

阎罗天子将言问，还要二次再投生。

将身投到贺家去，自小取名叫贺因。

祖传三代开肉店，杀猪宰羊过光阴。

每日杀牛又宰马，宰杀驴骡几千头。

众魂收尽贺因死，账上不少一孤魂。

地藏能仁将言说，目连今且听原因。

你父傅相左护法，右护法是你当身。

你母开斋并破戒，正果难成为畜生。

地藏能仁号法名，提听就是她格名。

地藏菩萨为座骑，速报狮留下到如今。

又封目连人一个，水府龙神职不轻。

至到如今，家主轴子底下有个快嘴菩萨，就是目连格母亲，供在台底下，家里才得太平。

奉劝世人莫吃斋，吃斋之人莫要开。

吃吃素来再开斋，地狱里面投狗胎。

目连孝顺来救母，万古千秋留美名。

奉劝经堂众善人，为人总要孝双亲。

《血湖宝卷》看完成，无边罪孽化灰尘。

宝卷讲到此处，好比诗三百一言以蔽之。

《血湖宝卷》已看完，佛也欢来圣也欢。

佛欢年年添阳寿，圣欢岁岁保平安。

《血湖宝卷》看到头，言言语语劝人修。

行好得好终究好，作恶没得好收头。

经到头来卷到头，无边功德在上头。
看库童子来落锁，功德交把主人收。
会上因缘三世佛，文殊普贤观自在。
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
一去再也不来，端坐九莲台。
弥陀相对座，万古伴如来。
善人帮和佛，家去总发财。

南无阿弥陀佛！

王国良 搜集整理

